

15 教会的发展

十九世纪开西镇。开西是著名的开西年会(Keswick Convention)会址。

「耶稣说：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」（太十九8）

觉醒带来的正面效果

美国第二次大觉醒产生的重要影响直到今天，它产生了三件事：第一件事就是圣洁运动。因着第二次大觉醒，大家对于自己怎样能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有了很大的觉醒。所以他们问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？」这个运动叫作「圣洁运动」。

第二件事是「还原运动」。因着圣灵慢慢地把弟兄姐妹带往非拉铁非那个方向，很自然大家就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教会当初是不是这样子？还是慢慢地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到起初去？他们很明显一个口号，就是「回到起初、回到圣经」。法利赛人和主耶稣辩论离婚的问题吗？他们问说「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，就可以休他呢？」（太十九7）然后主怎么说呢？「耶稣说：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」（太十九8）

这节圣经可以说代表那时很多人的心声，他们一面觉得我们是分裂的，一面觉得教会今天不是当初的情形，所以 they 要回到起初去、要回到圣经去。圣经有的我们就有，圣经没有的，我们就没有；圣经说话，我们才说话；圣经不说话，我们就不说话。这个觉醒是从那时候开始叫作「还原运动」，「还原」就是回到起初去。

第三件事就是因着圣洁运动，产生了几异端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「摩门教」，还有「安息日会」、「耶和华见证人会」。摩门教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，特别是在纽约，安息日会和耶和华见证人，事实上是得着密勒弟兄的帮助。他是个农夫，1816年就得救了，在第二次大觉醒时得着复兴。密勒很勤奋认真的读圣经、只相信圣经。他不像摩门教的创始人觉得自己有看见，所以有摩门经；他也不像安息日会的白师母，她觉得她也有一些看见。

早期密勒给这些跟随他的人的帮助，就是读圣经，尤其他最喜欢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，他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去读。比方说他读到但以理书，讲到2,300天就洁净圣所。他就想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可以算出来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年，回来了。那首先要问古列王到底什么时候下令可以重建圣殿？从那天开始算2,300天，以后就应该应验了。那一年刚好是主前457年，如果加上2,300年的话，应该是1843年。但是公元前3年、公元后4年，加起来是7年，还要减去1年，因为有重叠的。所以根据这个演算法的话，如果是主前457年加上2,300就是1843，但还要在加上一年的话，就是1844年那年主一定要回来。所以那一年有几千的人，真的就跟着密勒到山上去等候主回来，结果主没有回来，后来他再也不敢这样做了，他到底还是很忠心的人。

不过后来跟随他的人中，就产生了两个运动：一个就是白师母的安息日会，她原来是圣公会，觉得基督徒应该要守安息日，但不是在主日。他们最厉害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君士坦丁的时候，为什么有礼拜天呢？因为礼拜天(Sunday)是他们拜太阳神的那一天。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徒怎么可以在礼拜天做礼拜呢？这是异教的东西。当然他们在预言上是完全跟随密勒的，他们直到现在还是很注意讲预言的，这是安息日会的来源。

还有一个就是「耶和华见证人」。起初在纽约有一班追求读圣经的人，他们把那运动叫作圣经学生的运动。从那里出来一个人叫罗素(Charles T. Russell, 1852-1916)，然后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「耶和华见证

人」。耶和華見證人認為「十四萬四千人」乃是指着他們說的，他們相信國度很快就要來到，所以碰到耶和華見證會的人，都非常熱心，摩門教的也是，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跑遍全世界。

第二次大覺醒以後，有正面的工作，也有一些負面的東西。密勒沒有難處，但後面跟隨他的人，一個產生了安息日會，一個產生了耶和華見證會。和密勒沒有關係的就是約瑟夫史密斯(Joseph Smith, 1805-1844)，他可以說是摩門教的創始人。

這些故事都和第二次大覺醒有關係。當聖靈工作時，仇敵、肉體也常會工作。一面你看有正面的東西出來，像聖潔運動、還原運動，這絕對是正面的。其實這工作早就有了，貴格會和重浸派的弟兄姐妹，也是要回到起初去。密勒他們覺得要回到起初，就是要等候主快回來。而回到起初的這思想，跟摩門教開始的思想也是有關係的。

追求因信成聖真理

第二次大覺醒帶來了這三個方面的故事。現在我們集中在兩個運動：聖潔運動和還原運動。講到聖潔運動，因着第二次大覺醒，有的弟兄姐妹，特別是衛理公會的人，他們開始追求聖潔。甚至約翰衛斯理說有可能在我們還活着的時候，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他講追求基督的完全，叫做全然成聖。「因信成聖」的真理是藉着約翰衛斯理來恢復的。馬丁路德、加爾文或聖公會，他們當初所看到的是「因信稱義」。到了十八世紀開始，很明顯的是講「因信成聖」，這是聖靈一直工作。開花結果是在十九世紀，而且開花最綻放的時候不在英國，而是在美國。

如果說聖公會是英國的國教，當第二次大覺醒以後，美以美會可以说几乎是美國的國教。美以美會其實是衛理公會或者循道會。在美國除了路德會、改革宗和聖公會之外，還有一個就是衛理公會。按理說在美國勢力最大的應該是改革宗，但到了第二次大覺醒後。改革宗、長老會、

公理宗他们人数增加的不多，但卫理公会和浸信会，人数忽然增加一千倍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宗派，因为人数最多。全世界浸信会大概有一亿多，大部分都在美国。因为这些人愿意舍命、舍去自己的幸福到边荒去，叫那里的人得着帮助。从现在来看就知道，第二次大觉醒带来多大的祝福。

浸信会只管传福音，圣洁运动就不一样了。他觉得我们要属灵，我们要成长，这运动起初的推手是约翰卫斯理，而在约翰卫斯理的背后是敬虔派，就人数来说贵格会最少，但是事实上贵格会也是整个圣洁运动的推手。所以要讲属灵、讲成长，想到的不只是贵格会，约翰卫斯理是骑在贵格会和敬虔派的肩膀上，真要说约翰卫斯理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他自己的，不多、但他很会组织、很会讲道，很多东西是借劳威廉的，是劳威廉播了种子，才有圣洁运动、才有卫理公会。

我们都是蒙恩罪人

约翰卫斯理自己承认是得了敬虔派特斯提根、约翰陶勒他们的帮助，也得盖恩夫人的帮助，因为贵格会是得盖恩夫人帮助的。追求圣洁的办法是约翰卫斯理给的，他说「你今天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，不刻意犯罪，你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但是按理说基督徒可以做到一个地步，不故意犯罪。」。连约翰卫斯理都不太敢说，在今生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的主也受试探，我们怎么能说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受试探、不会软弱、不会跌倒。马丁路德说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看见这点就好了。

今天讲教会的时候，好像教会圣洁到一个地步没有罪了。这是不可能，因为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这些会众本来就是罪人。今天我们偶尔还会犯罪，让肉体来管辖我们，当然就堕落了。所以今天教会怎么能说永远不会失败呢？教皇永远不会错误呢？今天能说一个罪人变得不是罪人吗？不可能的。这个连约翰卫斯理都不敢讲。我们注意他讲的话、

用的词，他是讲有可能，但他越读圣经越觉得不可能。后来他说：「我们很可能在死前一刻，或者死的时候就完全了。」

每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都把鞋放好，祷告主说：「主啊，今天不是我去，就是你来。」意思是他随时准备好去见主面。那个祷告表示他在主面前与主一点间隔都没有。如果他所有的罪都认了，里面良心没有控告他，他在主面前是完全的。他所讲的「完全」是相对的完全，不是绝对的完全。所以他认为最要紧是认罪、承认自己错失。很多人真的很爱主、很追求，但有一个难处是常常不认错，常常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。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障碍。

圣洁运动的人相信自己是罪人，有可能在今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这是约翰卫斯理的梦，最后开花结果是圣洁运动，告诉我们有个办法是肯定的、一定成功。从第二次大觉醒后，在美国兴起的圣洁运动，是完全接着约翰卫斯理所看见的。他们真的被唤醒，觉得应该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

全备的福音

第二次大觉醒以后的圣洁运动，他们看见基督徒有两个关口：第一个关口就是在你得救、重生的时候，已得着第一次的祝福。第二个、就是你们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需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。得着第二次祝福的结果就是，哪一天当你这样奉献，罪根就从你里面拔出来，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故意犯罪了。这就是圣洁运动的主流，讲到圣洁运动的时候，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办法。卫斯理也说过类似的话。

第二次大觉醒以后，已经发展出一套关乎圣洁的神学。这一套系统神学认为，我们有可能在今生达到无罪的完全，讲圣洁运动是指着这一班弟兄姐妹。他们接着约翰卫斯理，仍旧因信称义、成圣。长老会、改革宗也好、路德会也好，他们主要是停在因信称义得救的阶段；到了约

翰卫斯理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「因信成圣」。这根本就是照着罗马书的次序，罗马书刚开始讲「因信称义」，然后讲「因信成圣」，最后讲「因信得荣耀」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十六、十七世纪，很明显是神所恢复的「因信称义」；十八、十九世纪，很自然的神就给我们恢复「因信成圣」；到了二十、廿一世纪的时候，应该是神让我们更多看见「因信得荣耀」。这个本来就是圣经的福音、全备的福音。

整个真理的恢复是一步一步往前推的，到了非拉铁非的时候，不只有「因信称义」、「因信成圣」，还有「因信得荣耀」。这才是开了就没有人关，关了就没有人开的一道敞开的门，那道门是圣殿里宝库的门，门一打开，圣经里所有的宝贝你都看见了。马丁路德时好像只看见「因信称义」；到了约翰卫斯理时，是「因信称义」再加上「因信成圣」；现在乃是到了二十、廿一世纪圣灵继续作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保罗所看见的罗马书，现在我们看的更清楚、更蒙恩典，但也更有一份的责任。

圣灵一直在历史里面工作，圣洁运动这一环很重要。今天灵恩运动的起源就是圣洁运动，而所有真正的起源，推回去的话，是神给予的。

圣洁运动的工作

圣洁运动最早的是美以美会(Methodists)，或卫理公会的弟兄姐妹。在圣洁运动开花结果的过程里，我们要看见第一，圣灵在大都市里的工作；第二，圣灵在乡下的工作。乡下的工作就是我们说过的，露天奋兴大会。露天奋兴大会不只叫人得救，而且把人带到渴慕成长。很自然的，露天奋兴大会继续下去就变成追求圣洁。普通第二次大觉醒的运动或者说露天布道大会，只是布道大会，主要是叫没有信主的能信主。那个在地上打滚的，他本来是个罪人，因看见自己的罪恨恶自己，而在地上打滚。这是第二次大觉醒，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二次大觉醒再往前去的时候，他们不满足仅仅得救，他们觉得吃不饱、要长进，所以后来露天布道，就变成露天奋兴了。奋兴目的就是叫我们起来能够爱主，起来能够奉献，

起来达到无罪的完全。

圣灵同样在大都会工作，尤其是在纽约。那时有一个卫理公会的鲍菲比(Phoebe Palmer, 1807-1874)，被主大用。1837年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只是礼拜二追求圣洁，所以叫作礼拜二追求聚会。慢慢的很多会督(Bishop)、爱主的领袖们都来参加这聚会。

本来这聚会都是姐妹，后来第一个参加聚会的吴泛(Thomas Upham, 1799-1872)，他是位教授，不是卫理公会而是公理宗的人。因为参加礼拜二的聚会，他才知道有一个人叫安德特，给敬虔派带来很大帮助。所以他开始追求，希望多读一点安德特的书，后来更进一步想知道更多盖恩夫人的经历。

今天在美国，说到盖恩夫人的传记，除了盖恩夫人的自传《馨香的没药》之外，还有一本很客观描写盖恩夫人的书，作者就是吴泛。星期二追求聚会算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，因为鲍菲比告诉大家说「有一天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那一天罪根就拔出来了，我完全得着释放。」他得到那经历，叫作全然成圣的经历。这就在纽约带来大的复兴。

圣灵在乡下的工作，就是露天奋兴大会。奋兴的目的是要追求圣洁，所以也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。1837年到1867年，露天布道大会延续了30年，现在变成露天奋兴大会，特别是追求圣洁的。同样的模式，在1867年那一次的聚会就来了10,000人；第二年单是在宾州就来了25,000人。慢慢的圣洁运动就起来了。

这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得救了，就是史哈拿(Hannah Smith, 1832-1911)，就是《基督徒快乐秘诀》的作者。这本书很重要、影响很大。她写了《基督徒快乐的秘诀》，后来史哈拿师母是个最不快乐的人，因为她相信她的罪根已经被拔出来了，结果发现这个罪根还在她丈夫的身上。

其实史哈拿是贵格会的人，他们夫妻又参加了弟兄会，按理说他们应该得着很好的造就。后来他们参加追求圣洁的露天大会都遇见主了，

他们就改变了。史哈拿师母很会讲，她的丈夫也很会讲，但是他不是科班出身，也不是读神学的，好像是开玻璃厂。因为他们两人都很会讲，就到处去讲，主也很祝福。

露天奋兴布道是这些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们做的，圣洁运动也是传道人做的。一个是藉着鲍菲比在纽约，另一个是在宾州、新泽西，所以一个是在大城里面，一个在乡下。圣洁运动就在这一带风起云涌。

《荣耀之释放》

1907到1908年，从这个运动产生了一个聚会，就是拿撒勒人会 (Church of the Nazarene)。拿撒勒人会现在在美国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。我举个例子，诗歌「荣耀的释放」，当唱这首诗歌就知道圣洁运动在讲什么。这首诗歌中文是倪柝声翻译的，但倪柝声已经把圣洁运动比较过头的地方，用翻译把它冲淡了。写这首诗歌的人是拿撒勒人会，他写了好几百首诗歌，他的诗歌都是很好的诗歌，很有内容。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有心爱主，结果真的得着释放。

他真的以为他们的罪得着释放，再也不会犯罪了，所以这里的释放是《荣耀之释放》，意思是我的罪根拔出来了。所以他说：

「我曾被罪恶锁炼之捆绑，像奴不自由，
痛苦难当；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炼，
荣耀之救恩，使我释放。」

这个断开一切锁链，不是指我不再落在罪的审判底下，是指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受罪的捆绑，锁链完全断掉了。宋尚节博士也很喜欢这样的诗歌，因为宋尚节博士不大讲真理，他只要把人讲得救就好了。所以他说：「主耶稣啊宝血洗我心，洗我心，那黑心变白心」。这是圣经里没有的，圣经没有这个教训，但他一讲很多人就得救了。

一 我曾被罪恶锁炼之捆绑，

像奴不自由，痛苦难当；
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炼，
荣耀之救恩，使我释放。

（副）荣耀之释放！奇妙之释放！
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；
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，
从今到永远，使我释放。

二 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，
脱离我妒忌，恨恶狂傲；
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；
亦使我离去一切忧劳。

三 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，
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；
脱离我恼怒，暴躁之性情；
荣耀之释放，无穷喜乐。

这位弟兄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被释放，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了。你是幻想、是做梦，你以为都得着释放，其实你还在肉体的辖制底下，还是罪人，罪根并没有拔掉。但是写诗的人他充满了喜乐。所以这个就是圣洁运动的典型代表。

最后主使我「脱离骄傲和愚昧，脱离溺爱、金钱、迷惑，脱离我恼怒暴躁之性情，荣耀之释放，无穷喜乐。」今天一个人贫穷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贫穷又瞎眼、不接受光照。这样的人没有希望，救不了他。反而有的人说我是个罪人，他容易得光照。今天你到校园团契去，年轻人最喜欢唱这首诗歌，因为这首诗歌给你看见救恩是怎样的。

如果读保罗书信，保罗说「我真是苦啊！」（罗七24）保罗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唱这首诗歌？他的罪根为什么没有被拔掉？为什么保罗说在肉体中没有良善？保罗所说的这个是得救以前，还是得救以后？他说我

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，可见他已经得救了。如果不得救，哪一个人可以喜欢神的律呢？所以第七章很明显，保罗在那呼天唤地说：「我真是苦啊！」现在有一个人说他比保罗更属灵，他今天达到无罪的完全。如果要做一件事情是圣经里没有的，做了半天，不过以为是这样的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就是圣洁运动，这首诗歌就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了。

圣洁运动的产生

并不是只有卫理公会这一班人才讲圣洁，历史上追求圣洁的还有其他人。我曾经讲过查理斯芬尼，他在欧柏林学院(Oberlin College)的时候，有位校长叫作马翰(Asa Mahen, 1799-1889)。他说他得着了圣灵的浇灌、圣灵的浸以后，觉得自己完全了，觉得罪根被拔出来了。

芬尼很赞成这件事，他说当他在那里布道，结果发现很多人悔改了，但没多久又回到罪里面去。他想怎样才能持久呢？他觉得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圣灵浇灌，要圣灵的浸，像这位马翰校长一样。他们是长老会、是改革宗的人，他们也追求圣洁。所以圣洁运动并不是卫理公会的专利。

还有一位长老会叫伯德曼(William Boardman, 1810-1886)。他在1858年写了一本书《更高基督徒生活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》。当初倪柝声在美国讲道的时候，很多内容就是《更高基督徒生活》，其实这也是圣洁运动里面他们所讲的。但后来倪柝声的书出版变成《正常基督徒的生活》(Normal Christian Life)。不管怎样，这本书带来很大的影响。

这本《更高基督徒生活》产生两个影响，其中一个就是1874年美国产生了宣道会。宣信(A. B. Simpson, 1843-1919)，他本来在加拿大，后来到了美国中部，带来很大的奋兴。那年他到了纽约，住在43街第8大道，现在是个书店。当时宣信几乎病得要死，主医治了他，所以他觉得主不只是救主，主也是大夫、生命、君王。这就是后来的宣道会，宣道会影响是很大的。而他根据所看见的这四点，写了一首诗歌《惟有耶稣》。

一 惟有耶稣是我题目，我的信息是耶稣；
惟有耶稣是我歌赋，我所仰望是耶稣。

（副）惟有耶稣，永是耶稣，我们歌颂这耶稣；
祂是救主、生命、大夫，祂是君王建国度。

二 惟有耶稣是我救主，担当我的所有罪；
一次成功永远救赎，使我得以蒙恩惠。

三 惟有耶稣是我生命，救我脱离罪与己；
惟有耶稣用祂圣灵，充满我心作我力。

四 惟有耶稣是我大夫，担当我的病与疾；
复活生命，升天丰富，祂都分赐祂肢体。

五 惟有耶稣是我能力，是祂赐下五旬节；
哦，主，求你使我得以充满圣灵常胜捷。

六 我们现在等候耶稣，要听祂来的招呼；
始终惟有耶稣可慕，惟有耶稣万有主。

还有一个宣道会的陶恕(Aiden Wilson Tozer, 1897-1963)，读了《更高基督徒生活》，陶恕整个人生改变，走上追求圣洁这条路，也把宣道会带往这个方向。不过他与圣洁运动唯一不同的地方，是他不相信无罪的完全，这一点和开西运动是类似的。伯德曼写的这本书，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宣道会，也影响了英国的开西运动。开西运动、宣道会都是追求圣洁的，但他们都不相信无罪的完全。

说自1858年以来，整个世纪的人都在追求圣洁。按着时间次序来讲，先是1837年的鲍菲比在纽约的工作，接着是欧柏林的马翰和芬尼的工作，然后就是长老会的伯德曼写了《更高基督徒生活》。这本书影响了两个运动、两个人：一个是宣道会，一个是开西运动。

圣洁运动及其影响

我们暂时把这些人的工作归在圣洁运动这一类，其实严格说来圣洁运动特别是讲罪根要拔出来。按着顺序第一是鲍菲比；第二是芬尼；第三是伯德曼；第四是露天奋兴大会，或者说露天追求圣洁大会；第五就是慕迪他们。慕迪他们其实只布道，但他提醒大家要圣洁，他也不赞成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如果讲到得着能力和圣洁的话，慕迪的工作也算是圣洁运动一部分。

在1843到1860年，卫理公会里有很多人觉得卫理公会的人已经不追求圣洁了，不能够代表卫斯理的教训，所以他们就从里面脱离。1843年的卫理循道会(Wesley Methodist)，还有一个是自立循道会(Free Methodist)就是从卫理公会出来。他们都是循道会，觉得自己才是真正能够延续卫斯理精神的，这些都属于圣洁运动，而一般所说的卫理公会，反而不是圣洁运动的。卫理公会属于第一代，脱离出来的变成第二代，他们更往前去，而且他们都可以见证，经过追求他们已得到那个经历。

不只这样，圣洁运动后来在几班人身上也产生了影响。一个就是门诺会。门诺弟兄会(Mennonite Brethren)是受重浸派的影响，他们相信无罪的完全。还有弟兄教会(The Brethren Church)，本来就是德国敬虔派和门诺会混在一起的，结果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教训，也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归到圣洁运动里面去。

还有就是救世军(The Salvation Army)，救世军的开始就是因为鲍菲比在这里的工作。救世军的创始人是威廉布斯(William Booth, 1829-1912)，他的妻子就是得着鲍菲比的帮助，所以他们也是圣洁运动。其实他们原来的背景是门诺会，得到重浸派和弟兄教会的帮助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格会。可是、今天贵格会已经变成新派了。因为贵格会他们有四个大的年会，结果受了救世军影响，最后他们也就连在一起了。这是贵格会里面最福音派的，而且他们相信、追求圣洁。

最后一个就是五旬节派。五旬节派是从他们中间演变成的，因为当你追求第二次祝福的时候，一定要过关，才能把罪根拔出来。第一关要奉献给主。后来他们得着圣灵浇灌，读旧约圣经，膏油是不能倒在肉体上。如果得着圣灵的浇灌，就表示膏油就不是倒在肉体上，表示你已经圣洁了、罪根已经拔出来了。这表示你只要有圣灵的浸，就证明你罪根已经拔出来了。严格说来五旬节会就是灵恩运动第一波，基本上是追求圣洁的。

但是在追求过程里面，他们有了说方言的经历。最早1901在坎萨斯城(Kansas City)附近的托皮卡(Topeka)，有一位姐妹说了方言，帕尔翰(Charles Fox Parham, 1873-1929)是位教师，他得着帮助，就在坎萨斯城办了一个学校，教导学生追求说方言的经历，结果他也说了方言。和他在一起的有席莫尔(William J. Seymour, 1870-1922)很有能力，也是一位传道人，就把这个复兴带到洛杉矶去，所以一般我们讲到五旬节会是从那里讲起的。刚开始的目的不是追求方言，但后来很自然说方言就证明有灵恩经历，有灵恩经历表示圣灵浇灌，表示膏油没有倒在肉体身上，表示已经完全圣洁，你的罪根已经拔出来了。

初期还是追求圣洁，慢慢地人就从注重赐恩者跑到注重恩赐。神把恩赐给我们，结果我们宝贝恩赐过于赐恩者。所以起初他们是宝贝我们的主，要追求圣洁，但是现在他们得着恩赐、得着方言了，就觉得我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，所以慢慢地篱笆就围起来，这就是后来的五旬节会。

而说到亚苏撒(Azusa)街复兴，就是指着洛杉矶五旬节运动说的。洛杉矶还发生一件很奇异的事，就是席莫尔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要得着圣灵浇灌，没得着圣灵浇灌，神就要审判他们。结果一个礼拜以后，三藩市大地震，所以这一下子大家更火热起来。有时候人震一震就震醒了，我觉得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圣洁运动的故事。

追求渴慕生命长大

过去在路德会、改革宗的时候，只要得救、因信称义，不下地狱就好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不满意，因为我还不像主；我不满意，因为我还不圣洁，我巴不得能达到主无罪的完全。藉着这一个运动、两个运动、三个运动，就带进复兴了。后来福音送到中国的时候，多半是美国敬虔派这一班人把福音送去，所以中国教会基本上是圣洁运动。宋尚节博士本来就是伯特利的，伯特利就是圣洁运动。

大家追求圣洁，那时大家喜欢唱的就是「全脱落、全脱落」，还有「锁链都脱落」。凡这种短歌一唱，大家就活过来了。宋尚节、赵世光、王明道都受圣洁运动的影响。倪柝声没有得救以前，他是卫理公会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中国教会的架构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福音能够传开，有一班爱主的基督徒，就是这圣洁会所留下来的影响。

还有一位埃尔塞(Harry Ironside, 1876-1951)，他本来是救世军的，后来做了慕迪纪念教堂的牧师，弟兄会的人回到公会来做牧师，他是第一个。他所有的丰富几乎都是达秘的丰富，他写了一套注解，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。他的确能把达秘的弄得很简单，并介绍给大家，所以弟兄会的丰富是藉着他介绍出去。

埃尔塞在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，他是救世军的人。救世军是追求圣洁的，根据他们圣洁的程度可以有官阶的，官阶越高越圣洁，如果是少尉的话大概不大行。救世军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。埃尔塞弟兄参加救世军以后，就追求圣洁，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完全。

有一天，他觉得应该坐车到旷野去，他真的就到了美国的旷野。到了旷野以后，他就祷告说：「主啊！我这个关一定要过。」他要过圣洁的关，结果圣灵就浇灌他，他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非常喜乐，说：「哦！从此以后我的罪全部脱落，我再也不会犯罪了。」但是没有几个月，他发现自己旧态复萌，他明知这样不对，明明罪根不见了，怎么又来了呢？

所以他就问旁边的人，旁边的人说：「你得着第二次的释放、第二次的祝福，有就是有，不要怀疑、不要疑惑。现在这个不是罪，是软弱。」但是他不能说服他自己，不能说这只是自己的软弱，不可以这样就过去了。他觉得应该向主诚实，所以弄到一个地步，他变得神经兮兮，真的变得神经有问题了。

后来别人看他这样不行，就说「我们推荐你到疗养医院去，你好好去疗养、去休息。」后来他进去救世军设立的疗养院，看见都是比他官阶更高的救世军，他觉得很纳闷：「这些人的官阶比我更高，为什么他们都来疗养呢？」因为就他们实在的光景来讲，他们没有圣洁，所以不能自己欺骗自己。在那个时候他读了弟兄会的书，得了释放。我们知道根据圣经，的确我们应该追求完全，应该追求圣洁，但是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，只有我们的主才是无罪的完全。

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神已经越过我们，我们不再定罪、不再经过大宝座的审判。这是我们蒙恩得救，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再是罪人了。马丁路德告诉我们，我们仍旧是罪人，但蒙了主的恩典。现在保罗也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今天得救，但肉体还在我们身上，罪还是随着我们。这就好像细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不生病一样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力要旺盛，要吃得好、睡得好，生命力胜过病菌就可以不生病。今天虽然罪还在我们身上，细菌还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可以做健康的基督徒，健康，翻译成属灵的意思就是圣洁。我们属灵的圣洁就相当于身体的健康，身上有病菌就好像我们身上有罪一样。细菌没离开我们，但我们仍旧可以身体健康；罪没离开我们，但我们仍旧可以胜过罪。

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经一定给我们一个办法才对。这个办法是不是把罪根拔出来呢？不是。所以拔罪根不是办法，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要追求一个东西是圣经没有的，结果你很有经历、也很爱主，但那个经历最终一定是失败的经历。

在1873年的时候，贵格会里的史密斯夫妇，太太史哈拿师母写了一本书《基督徒快乐的秘诀》。他们很会讲，所以不要羡慕会讲就是好，有的人觉得只要会讲就可以给主用了。这对史密斯夫妇也这样，丈夫没有读多少圣经，但他很会讲。夫妇俩就到处去讲，在美国很受欢迎。没多久英国听见了，就把他们请到英国去。他们两人只是平信徒，结果请他们去的人都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圣品人，这些人是绝对跟随加尔文的，绝对不相信无罪的完全。这些人里面有个饥渴，他们觉得如果跟随加尔文的话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没有错。但如果我真的得救，为什么还犯罪？我如果犯罪的话，是不是证明我还没有得救？

因此这些传道人他们里面经历了许多失败，但他们又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现出好像从来没有失败一样。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？他们真正的情形叫他们的灵觉得很痛苦，巴不得有一天主能把他们带到圣洁的地步，这时候刚好这对夫妇去了。起初有十几个牧师听他讲道，平信徒能对几个牧师讲道，可见他们是有点经历的。他们听了后觉得很好，于是他们又一同到阿尔卑斯山附近有几天的聚会。以后弟兄们又决定请他们在牛津大学聚会中讲，结果一下子就来一百多人。慢慢地两年之内，就开了好几个特会。特会是专门请他们两人来讲无罪的完全，怎么样能够达到圣洁的地步？

结果最后一次，就是两年以后，最大的一个聚会在英国南边的布莱顿(Brighton)。那次大会主要讲员就是这两个美国夫妇，对八千人讲道，这个八千不是八千的罪人，是八千个爱主的人、有追求的人。他们很多都是圣品人，是教会的领袖，是为人师表，给别人做表率的。围绕在他们旁边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

两对美国人的工作

就在1875那一年、那一天，他们打电报到伦敦，因为在同一时间伦敦也有两个美国人：慕迪和专门替他领诗的孙盖(Sanky)。也是一对、两

个美国人。就在同一个时候，主用两对美国人，一个在布莱顿对八千个圣徒讲道，另一个在伦敦对着八千罪人讲道。这世界真需要福音，他们对八千人传福音已经够稀奇了，但现在有八千个传道人、圣品人、有追求的人、基督徒中间的领袖，要听两个美国来的弟兄和姐妹讲道，这能不说是圣灵的工作。这证明人里面有个真空不能补满，只要有人能给我们一点帮助，结果他们的确给了他们相当的帮助，因为觉得他们的经历是真的。如果不是圣灵工作，怎么可能吸引八千人呢？

一面是圣灵引导，一面是圣灵要做显明的工作。就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，有一个说法，史密斯弟兄跌倒了。这个跌倒也许是误会，也许是怀疑。但不管怎样，那个传言出去以后，那些负责大会的人就说：「好！我们能接受你也许是被误会，但现在你再公开性的讲道是不可能的了。」

但在这件事之前，他们已经决定不久后要在开西(Keswick)举行特会。开西那里有两个湖，在英国靠近苏格兰边界是一个很漂亮的湖区。请他去的是圣公会和贵格会的两个人，这些人都是追求圣洁的。他们就是得着了帮助，所以他们最后觉得一定要在开西有个特会。

就是从布莱顿特会到开西特会这段时间，发生了史密斯弟兄好像跌倒的事。这事发生后，就是他现在仍旧可以事奉，但不能在明处事奉。因此史密斯不能来了，而史哈拿师母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行，所以后来他们没来开西。

开西运动回到圣经

其实这是圣灵做的分别的工作，因为如果这两个人继续做下去的话，这就是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，真的相信罪根拔起来了。但因着他们没有参加，所以圣灵自己做了率领的工作，弟兄们就继续往前去。没多久圣公会的主教摩尔(Bishop Moule, 1841-1920)也来了。摩尔主教并不是普通的主教，是德恒(Durham)的主教。德恒那地方的主教在英国国家教会来

讲，是所有Bishop中最大的一个，他的位子比坐在罗马宝座的位子还要高一点。

摩尔起先在剑桥，后来作了主教，他可以说是英国福音阵营里作带头的。他们当初就怀疑这是不是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，他们很小心，所以他不要去。但是后来圣灵还是感动他，就在那一天在开西特会占有两个大帐篷，他就坐在里面听。

结果那一天晚上是霍普金斯(Hopkins)在那里讲。他就是当初请史密斯去的弟兄，他可以说是策划人、领袖之一。他在那里向圣品人讲道，结果摩尔大受感动。摩尔他自己作见证，「那一天等于是他得救的一天，好像重生一样，他整个人改变了。」从此以后每年他都去开西特会。

那时如果英国福音阵营里一个最大、最高、最有分量的人支持开西运动的话，就知道开西运动在真理上应该不会有难处。而且所有的圣品人、参加特会的人，几乎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人。跟随加尔文的人绝对不会相信无罪的完全，绝对不讲自由意志的。等到整个运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圣灵果然藉着他们给教会一条路。他们也是圣洁运动，但不是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。他们这个运动是回到罗马书、回到圣经里面去。

生命能脱离罪和死

现在他们讲得胜的路，不是把罪根拔出来，而是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平衡外面这个生命。意思是说外面这个肉体要把我们拉下去，要叫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力量，那个力量能够叫我们不犯罪。就好像以斯帖的故事一样，哈曼的律乃是罪和死的律，那个律不能废去，也没有把它废去。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末底改的律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律法出去了就平衡那个律法，结果以色列人就得胜了。

以色列人所以仍旧可以留下余种，仍旧存到今天，我们看见他们没有把哈曼的律拿掉，罪和死的律是不能废掉的。但末底改的率领底下，

以色列人转败为胜。所以今天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原因不是把罪根拔出来了，原来圣经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今天里面的生命能平衡我们，叫我们能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当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不管罪在不在、细菌在不在，我们就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、圣洁的状态，所以这就是圣洁的路。

在英国有关西运动，在美国有宣道会。他们都告诉神的儿女说，惟有主耶稣除外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，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是有路的，那条路是圣经给我们的。这个开西的特会和开西圣灵所给教会的那个丰富，就矫正了美国圣洁运动理论上的偏差。尤其在末了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对的，但他们的路是错的。

路乃是开西运动他们所得着的。倪柝声写《属灵人》，他里面的丰富简单说就是开西的丰富。实在说来我们的弟兄是一面骑在开西特会的肩膀上，另一面也得着宣信的帮助。在他选的诗歌里好多首都是宣信的诗歌。他告诉我们宣信的诗不像诗，有的地方像讲道，一点诗意的感觉都没有。像有一首《已成了，已成了》根本不像诗，宣信的诗歌都是在讲道。因他对于生命、属灵、圣洁有认识，这就是圣灵怎么样做矫正的工作。

一 听哪，天上有声喊说：『已成了；』
信心立即回声答说：『已成了。』

（副）请听宝座的话语，你可来领神应许；
神口曾说：『已成了，』
信心也说：『已成了；』
祈祷已过赞美始，阿利路亚，『已成了。』

二 接受主的完全救恩，『已成了；』
应当绝对奉献全身，『已成了。』

三 领取神的医治恩约，『已成了；』

只要相信，不要感觉，『已成了。』

四 对神应许应当说道：『已成了；』

对神话语应当认道：『已成了。』

五 按祂所说来相信祂，『已成了；』

这个就是接受秘法，『已成了。』

圣洁运动一直维持到今天，今天我们仍旧追求圣洁，仍旧有圣洁运动的热情。但是那条路乃是宣信告诉我们，是开西运动告诉我们，这样就可以把神的儿女带到一条准确的道路上。

16 教会应当属灵

位于丹麦的赫尔辛格(Holsinger)的国际人民学院(International People's College)，1938年，倪柝声传讲系列信息所在地，信息后经出版成书为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。

「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」（启三2）

撒狄教会没有完全

讲到教会分裂史，是需要圣灵对这些历史的解释，这个解释就在启示录第三章的预言。当预言应验了的时候就是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撒狄教会，撒狄是「余数」的意思，是剩下的百姓，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一样，只有剩下的余民。推雅推喇乃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教会，现在藉着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慈运理带着余民回来了，改革运动是可歌可泣的历史，也是圣灵的工作。

但是他们并不完全，所以主说「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」（启三2）改革运动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，但问题是每一样都没有结束。撒狄的难处也在这里，她不是没有开始，乃是没有结尾。我们可以说撒狄是个没有结尾的教会。

神对撒狄有很高的期许，那期许就是祂自己所启示的一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。神的七灵指着属灵，神的七星指着属天。基督是属灵的，也是属天的，祂期待祂的教会也是属灵、属天的。但改革后的教会不完全，虽然对了，但没有活；虽然开始了，但没有完全。原因就在于她没有达到属灵和属天这两个要求。所以神就兴起得胜者，穿白衣与神同行。而这些穿白衣的人，他们是拒绝世界和肉体的人，圣灵就是这样一步一

步地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。

在教会历史里，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的工作。祂一面在路德会里面兴起了敬虔派；在改革宗里兴起了重浸派；在圣公会里兴起了自立派，或者说公理宗、堂会主义的这班弟兄们。

非拉铁非的特点

我们的主不只要在推雅推喇、撒狄、非拉铁非、老底嘉中呼召得胜者，叫他们一个一个地得胜、一个一个地与主同行，而且我们的主要得着非拉铁非，因为非拉铁非是团体的得胜者。整个非拉铁非教会都有了冠冕，这冠冕不是皇冠，乃是桂冠，桂冠就是运动场上得了锦标的冠冕。启示录第二章对示每拿教会说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」（启二10）但第三章提到所有教会里面，只有一个教会是有冠冕的，那就是非拉铁非。证明在教会历史里一定有一班人讨主的喜悦，他们的确是团体的得胜者。现在我们要从历史里面找出他们来。

神从撒狄呼召个人的得胜者，但神在非拉铁非是得着团体的得胜者。非拉铁非就是「弟兄相爱」的意思。本来弟兄相恨、相忌，彼此之间有很多宗派的墙，十八、十九世纪尤其厉害，但是圣灵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里，带回到弟兄彼此相爱里，非拉铁非就出现了。

非拉铁非有三个特点：一、是「圣洁」，就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从肉体里分别出来，这也是撒狄得胜者的故事。二、是「真实」，她不能按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，不能里外不一致；三、是高举主名、遵守主道，因此主要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。

老底嘉丢失了冠冕

我们有了这些圣经的解释以后，才知道后来为什么有老底嘉。因为非拉铁非是丰富的，老底嘉是自以为丰富的，她丰富久了就自以为有了。所以老底嘉的情形乃是本有冠冕，结果却失去冠冕。得胜者是不失去冠冕，但老底嘉是曾经有冠冕，却失去了。

在撒狄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谦卑，感到我们就是不行，就是肉体，就是爱世界，所以大家谦卑得很；但到了非拉铁非以后，就因为有人曾经爬得很高，就像以弗所一样，结果跌得很低很低，这就变成了老底嘉。在非拉铁非看不见教会分裂的，因为弟兄相爱。但到了老底嘉就变成人的意见，你与主同在，我也与主同在。本来只有一班人才能亲近主，现在大家都能亲近主、读圣经。结果、只要不在基督的引导下、基督的权下，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大家都会讲、都有意见，结果就是老底嘉出来了。

所以在主回来以前，有推雅推喇、撒狄、非拉铁非，还有老底嘉。因此教会分裂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撒狄的因素，一个是老底嘉的因素。他们都是已经从教会的黑影里走出来了，他们再也不是推雅推喇了，他们也是一直等到主再回来的。所以就着历史来看，教会多少年来就是这样演变的。

第二次觉醒的开始

讲到圣洁运动，特别是指十九世纪美国第二次的大觉醒。这第二次和第一次大觉醒是完全关联的，眼看第一次大觉醒好像消失了，但圣灵暗中继续工作，所以就开始了第二次大的觉醒。

第二次大觉醒最早是在耶鲁大学开始的。耶鲁大学本来是公理宗设立的大学，但慢慢地却变成相信神是博爱的，博爱到不管你得救不得救，大家将来都上天堂。当时在哈佛、耶鲁都是如此。当杜怀特(Timothy Dwight, 1752-1817)做耶鲁大学校长时，全校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。但他一点都不气馁，他在那里传道，工作了七年，最后圣灵就大作工，全校有一半的学生都信了主，带起了大复兴，这就是第二次大觉醒的开始。

当时人口美国那时候大概有3,000万，人口很自然地要往西、往内地迁移。越往内地越离开十三州、越边荒，印第安人也从沿海慢慢地被往西边赶。Frontier就是边疆的意思，今天的肯塔基曾是边疆，它相当于中国苏武牧羊的地方，或是充军到西域去的地方。

结果神就在那里开始工作，特别是在肯塔基中部边荒的地方。刚开始的时候人烟稀少，但是，那些浸信会、卫理公会的人很勇敢，他们要

把福音送到他们那里去，在边荒之地搭起帐篷，有的人赶了150公里的马车，开始了聚会。他们有几天的特会，很有主的同在，那个聚会就叫作「边陲露天奋兴大会」。圣灵就开始大大地动工，这就是主在边缘地区的工作。

美国的版图慢慢地越来越扩张，这班人也越来越往边陲做福音的垦荒工作。他们像摩尔维亚教会一样，要把福音送出去。圣灵的结果子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，培养出了这种传福音的精神，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大觉醒的一个特点。

还有在俄亥俄州，圣灵也做了工作。那里有一所很有名的音乐大学欧柏林学院(Oberlin College)，学院的校长被圣灵浇灌，有了追求圣洁的经历，与他在一起芬尼(Finney)律师，是位大奋兴家。

芬尼给教会一很大的贡献，就是他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。他觉得不能被动等候神迹发生，应该把大复兴带起来。他每次传完福音后，要召唤(Invitation)，就是一面要唱《照我本相，无善足称》等诗歌，一面要把人请到前面来。这些传福音的方法，包括今天葛理翰(Billy Graham, 1918)布道和宋尚节博士奋兴布道所用的方法，都是从芬尼那里来的。

复兴可以说没有限量，第二次大觉醒给教会带来两个影响，第一个就是大家开始追求圣洁。他们不只重生了，而且还要长大，要努力达到完全的地步，这就是美国的圣洁运动。他们认为人不只是得救，还应当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。第二次祝福就是把自己献给主，得圣灵浇灌，把我们的罪根拔掉了。罪根拔掉后，就不会再故意犯罪了，这叫作无罪的完全，这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得到的经历。

圣灵继续作工，结果在长老会也得着伯德曼(William Boardman, 1810-1886)，他写了一本《更高的基督徒生命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》的书。这本书有两个很重要的影响：一个是影响是美国的宣信，宣道会就起来了；还有一个影响是开西的特会。我们知道开西特会主要的追求，就是怎样能够达到更高的生命。派克森(Ruth Paxson, 1889-1949)写了一本书，题目就是《更高的生命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》。更高生命这个思想，是来自长老会里有一班弟兄们，要追求圣洁。

两次大觉醒的不同

接着在卫理公会的牧师中间，他们就利用奋兴布道大会，用同样的方法发起了大复兴。我们说过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，浸信会、卫理公会的成长是千倍的，他们人数本来十个，现在一千倍变成一万个。今天浸信会在全世界有一亿人，而且多半都是在美国，美南浸信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这是第二次大觉醒的结果。

卫理公会本来在英国，但真正开花结果却在美国，就是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。今天美国的卫理公会是以美以美会，她等于是美国的国教。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，德国的国教是路德会，荷兰国教很明显是改革宗，瑞士也是改革宗。美国应该没有国教的，但像国教一样又有会督等这种架构的，当然就是卫理公会。公会是指着University Church或Catholic Church来说的，改革宗好像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圣公会更是。

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，第二次大觉醒与第一次大觉醒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，特别复兴那些长老会和公理宗，但到了第二次的时候，特别复兴这些浸信会和奋兴的聚会。讲到奋兴，就一定要讲到我们的责任和自由意志。所以第一次大觉醒在真理上是持守加尔文。但到了第二次的时候，就讲人的责任了，所以才会有芬尼的呼召等等的方法。钟马田是最反对葛理翰的呼召的，因为他觉得，万一你把主没有拣选的都救来了怎么办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出，第一次大觉醒与第二次大觉醒的不同。

一般讲圣洁运动都是讲到无罪的完全，只有两个例外。特别是1874、187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圣灵有反应，就是要纠正大家，给大家看见圣经从来没讲到无罪的完全，惟有主才是无罪的完全。

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的罪根拔出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保罗为什么在罗马第七章18、24节说：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」我们知道保罗这句话，是说他得救以后的情形。难道保罗错了吗？当然没有错，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实际的情形。所以圣洁运动是圣灵的运动，它要把大家带到对成长的热爱和期盼，巴不得能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但是你越追求完全，就越觉得不完全。倪柝声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「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语言

上真的操练自己的话，他可能要经过五年以后，才可以开始不说谎话。」五年之内还是要说谎话的。

追求圣洁是对的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很多人根本不追求，他们只要能得救上天堂就好，这是睡着的教友，两次的大觉醒就是要叫醒这些人。但是现在真正追求圣洁、真正爱主、真正愿意为主而活的这班弟兄，他们的路也错了。

圣洁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，就是今天的灵恩运动。五旬节会当初就是因为追求圣洁，他们认为今天你怎么知道你的罪根拔掉了，因为圣经明明说「膏油不落在肉体上」，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浇灌下来，什么时候就表明你已经不是肉体了，证明罪根已经拔起了。但这个圣灵浇灌的表征是什么？五旬节会他们发现只要说方言就表示被圣灵浇灌了。说方言的意思就是，第一，你是被圣灵浇灌了；第二，膏油降下来不会落在肉体上，所以你就是不在肉体里面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所有的灵恩运动是这么开始的。很可惜，圣洁运动所注意的是圣洁的主，然而到了他们的身上慢慢就变成了追求说方言，追求和别人不一样、外面的经历，不是追求里面生命的成长。接下来一百年灵恩运动就是这样，注意外面的东西。

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，是有人在地上打滚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大罪人，巴不得能挖个地洞藏进去，才有那个表现。有的大哭，因为他们的确看到自己的败坏，那是圣灵作工。但现在为了要模仿一个经历，要追求一个经历，有的人就要打滚了，慢慢地假冒的东西进来了。同样是大觉醒，但是到了灵恩运动的时候，就有了一些问题了。当然也看见灵恩运动一步一步往前去，也有进步的情形。重点是今天的五旬节会，事实上可以说是圣洁运动的副产品。

开西特会带出丰富

最要紧的是圣灵最后藉着开西特会，把所有爱主的、有追求的、对于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人，这里面有慕安德烈(Andrew Murray)、宾路易师

母(Mrs. Jessie Penn-Lewis)、戴德生(Hudson Taylor)、坎伯摩根(Campbell Morgan)、史考基(W.G. Scroggie)，还有摩尔主教(Bishop Moule)、格里芬多马斯(Griffith Thomas)等等聚集到一起。这些都是圣经学者，非常明白圣经，非常爱主，追求、渴慕圣洁，这样就把圣灵和圣经连在一起。这就是开西特会的特点。

所以开西特会几年下来，弟兄姐妹眼睛就被开启了，知道我们今天追求圣洁是什么意思，追求圣洁就好像身体一样，一个人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他可以不生病，因为他健康。同样的，今天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罪并没有离开他，罪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后才离开的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是脱离罪的刑罚，因为主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不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但我们仍然会犯罪，像马丁路德说的一样，我们还是个罪人，所以常常会被罪所胜。这就好像病菌还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并不一定非生病不可，所以不是说你把它全部拔掉，把所有细菌通通杀死，有的药用过分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。神的办法很简单，如果根据罗马书第七章、第八章，乃是基督那超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今天把火箭射上太空去的话，地球有个力量要往下拉，但火箭有个动力超过了地心吸力，它就跑到太空去了。

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胜，不是因为细菌全部杀光，身体就健康了，乃是因为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，这就叫做圣洁。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，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捆绑，不是依靠你自己，乃是靠着圣灵在里面一直的供应，天天倚靠里面得胜的生命。

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，再加上美国的宣信等等，教会就看清楚路在什么地方了。倪柝声《属灵人》这本书主要的丰富，是他骑在前面那些弟兄姐妹的肩膀上，尤其是开西大会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。他把他们的智慧、经历集中在一起。在他要被主接去之前，把这些东西交通出来。那时候他以为主要接他去了，他母亲把寿鞋都准备好了，他觉得对于教会最后的贡献，就是把他所经历的、所学的能够交通出来。

其实他所学的，就是主在十九世纪几乎做了一百年，最后的答案全在开西特会上。那得胜的路很自然地就传到中国，很多弟兄姐妹得到了帮助。

我们知道倪柝声失去自由的第二年，在印度就出版了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，这本书实在说来就是解释罗马书，讲罗马书讲得最好、最活的就是这本书，给我们看得见胜的路在什么地方。这发现其实是经过一百年实验，是一百年追求圣洁的结果。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帮助，能够得着释放的原因。

开西特会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他们对于圣经知识都是顶尖的，对于追求也是顶尖的。在开西大会时，主不只用它，而且主的确给祂的儿女带来一条路。表面上很难说他们是圣洁运动，因为他们没有说这是美国的翻版，不赞成「无罪的完全」。若不是主干预的话，他们差一点就是美国的翻版。若是美国的翻版，那我们今天就没有路了。

圣洁运动一直延伸到中国，宋尚节博士、赵世光等等都是跟圣洁运动有关系的。宋尚节博士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：「一切罪都脱落、脱落；把锁链断开、断开」。十九世纪主的确做了这个工作，而且与非拉铁非有关系。这就是圣洁的运动。

回到基督的丰富中

第二次大觉醒给教会带来两个影响，除了「圣洁运动」，还有一个就是「还原运动」。十八世纪时教会四分五裂，圣灵就藉着奋兴会带来属灵的空气，大家就忘记自己宗派的藩篱，慢慢地就往复原的那个方向走。但是教会是不是就到了起初的情形？当然不是。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很自然地想到，我们能不能回到圣经？回到当初？

但是很多的聚会、很多所谓的教会，他们所接受的遗产，一面是圣经的，一面是历史的。你看圣公会的聚会模式，是没有圣经根据，是历史传下来的，改革宗也是一样。今天教会有许多的情形并不是照圣经所说的，因为还有一部分是传统。

既然教会有传统，就表示这是历史的产物，不是圣经的产物，不一定是圣灵的产物。既然不一定是圣灵产物，那就要回到圣经。回到圣经就知道基督是不应该分开的，当初教会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说圣经

所说的，让主的话来作最高的权威。这样他们就回到马丁路德，相信圣经是最高权威。

每个人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问这个问题，这些东西是圣经里面的吗？第一代没有错，到了第二代、第三代年轻人都失落了。今天我们经过大觉醒，大家都爱主、里面都活过来了。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圣经没有的，为什么人可以有？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去，回到圣经的当初。所以我们称它是「还原运动」，「还原」就是回到当初去的意思。

「还原运动」是从美国开始的，是第二次觉醒的产物，一面大家追求圣洁，另一面大家追求教会。感到教会目前已经离开圣经很远了，这觉醒其实就是重浸派的觉醒。最早是重浸派弟兄们在那里回到起初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追的话，应该追到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才是真的回到起初的那班弟兄姐妹。

只要讲到回到起初，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要把门打开，要回到教会的丰富里。今天为什么大家都把基督的丰富藏起来，把基督的丰富分开了。但「基督是分开的么？」基督元首的丰富是分开的么？现在圣灵就是要教会带到丰富的地步，等到真的回到圣经，回到起初的时候，你就回到基督的丰富里来了。

所谓回到起初，就是回到圣经里面，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，主很快就要回来。尤其是第二次觉醒以后，圣灵给我们这么大的复兴，是为着等候主回来，为着叫新妇装饰整齐，他们更渴慕主的回来。

当时密勒(Miller)这班弟兄们读圣经的预言，读但以理书、启示录，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。不过有个大败笔，就是圣经说那日子、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但密勒他一定要算那个时间，结果按他所算的时间，主没有回来。密勒向着主是单纯的，但他只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，并没有所谓看不看见异象的事。摩门教的创始人就是说他看见异象，这都是在圣经之外的。他也相信圣经，但在圣经之外他又看见异象，这就是后来的摩门教。然后还有曾得着密勒帮助的安息日会和耶和華见证会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讲到的，圣灵工作、肉体也工作的一个结果。

产生了合一的运动

但现在我们要看一个比较正面的结果。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，圣灵有一个工作特别作在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身上，让他们看见我们不能有教条。圣经里面没有这些教条，也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。他们觉得应该回到圣灵里面的自由，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分别出来的浸信会的人，是第一次大觉醒留下来的果子。

后来他们慢慢地往西迁移，到边陲地方去，最后就到了肯塔基。1801年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，就在肯塔基有一个大复兴。23,000人聚在一起，圣灵大大工作，很多人悔改，就像当初宋尚节在中国一样。那复兴是很多人得救了，但因为他们在边荒，这些人得救以后，当时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，我们不能有教条、不能有外面的东西，我们应该享受圣灵里的自由。那时弟兄姐妹的眼睛被开启，于是就有了史东(B. W. Stone, 1772-1844)和坎伯(Thomas Campbell, 1763-1854)的两个聚会。

史东在肯塔基(Kentucky)；坎伯在西维吉尼亚州(West Virginia)，更西一点。他们虽然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但是他们所看见的完全一样，就是觉得要回到圣经去，圣经没有的我们一定不要，圣经有的我们非遵守不可，而且我们应该要弟兄彼此相爱，不能分裂基督身体，分裂基督的身体是罪，我们不能有份于这个罪，我们应该起来跟随主。

没想到就这样在美国有合一的运动。不只是合一，他们觉得每一个主日都应该要在一起擘饼纪念主。以前比方说长老会，大概是一年只有四次的擘饼聚会。1832年的时候，在这两个聚会中他们开始了每个主日的擘饼聚会。他们绝对不再分门别类，不再分长老会、浸信会，大家就是基督徒，后来他们称做基督徒会，也叫做基督门徒会。

倪柝声他们当初在中国兴起的时候，办了一份《基督徒报》。很多弟兄姐妹读了《基督徒报》，他们虽然不大知道美国的故事，但他们也是觉得主要带领他们来跟随主。今天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不应该跟随会幕，应该跟随约柜往前走。倪柝声他们所做的，几乎跟在美国和后来在

英国是一模一样的。后来因为他们读《基督徒报》，所以他们是基督徒会。在中国有一度，人们称这班弟兄们，就是基督徒会。

你如果问他们是谁？他们会说我们是基督徒。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他们也遵守主的道；他们觉得弟兄应该彼此相爱，主日他们一定要擘饼；也常常彼此洗脚，彼此相爱。这是1832年主在美国所做的工作，这个运动让大家更认识基督的身体、回到当初去。当大家回到当初去的时候，在美国就开始了基督徒会。但是到1906年的时候，出现基督会(Church of Christ)。基督徒会和基督会都是因大觉醒的缘故，人数增加得很快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教会，和英国没有关系。所以如果说到美国合一运动的话，就是基督徒会和后来的基督会。

肉体打岔圣灵工作

后来怎么会有基督会呢？原因就是他们刚开始时有两派：一派主张回到当初去、回到圣经去；一派觉得要彼此相爱、要合一。讲到合一你就要让步，不能什么都要坚持。所以两个都是要回到圣经去，要活出教会的光景，要讲身体的合一。但没有想到，他们中间慢慢产生些矛盾、紧张的情形。因为那时他们在一起聚会、唱诗，一切都是随圣灵里的自由，所以唱诗时爱怎么唱就怎么唱，大家都是自由调，五音不全。后来弟兄姐妹实在受不了，因为音调不对，所以有一次星期六聚会时，有位长老就搬了一架风琴来，让大家唱诗时最好按着琴声来唱，结果那次聚会的效果很好。后来大家觉得星期六可以这样聚会，后来星期天也用风琴了。

但是南北战争后，美国北边、南边分得很清楚。南边这班弟兄姐妹主要是要回到当初，北边这班弟兄姐妹是要大家彼此相爱、彼此合一。现在要讲聚会合一，那唱诗唱到和谐也算是一种的合一，所以用琴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那一班弟兄说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有风琴？圣经没有的我们当没有，圣经不要的我们当不要。所以有一班弟兄姐妹坚决反对用风琴，特别是南方的、乡下的，他们就绝对反对有风琴。

不只如此，他们每一个聚会都是直接向主负责的，他们说这样才会避

免统一，因为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宗派，所以不能有联合会。但问题就在此产生了，因为没有联合会并不表示就没有交通。他们为着要推动福音，为着要把福音送出去，这其中总有一大笔钱要进出，许多事总要有安排。你要让弟兄姐妹觉得可信任，当然就要有一个组织，像差会一样。但是有的弟兄不同意，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又成了宗派。本来就是要脱离这些东西，所以南边、北边就有了争议了。南边的主张要回到当初；北边主张我们要合一。但慢慢地他们就有难处了。最后到了1906年的时候，基督会就产生了。

基督会产生就是他们觉得，绝对不能有风琴、有乐器，在他们中间绝对不能有外面形式上的联合，因为圣经没有的，他们一定没有。就这样，他们本来是主张合一的，结果到了1906年的时候就正式分裂了，北边的就是基督徒会，南边的就是基督会。

所以很稀奇，保罗说的话应验了，「我是属保罗的；我是属亚波罗的；我是属矶法的；」（林前一12），那还有的说「我是属基督的」（林前一12）。我是属基督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不能只包括说这句话的人。但很可惜，历史上也真的有基督会出来。本来只有基督徒会，按理来讲他们是为着合一运动的，结果没想到，反而在他们中间有了分裂。后来，南方的基督会比北方发展的更多，更有主的同在。

中国的杨绍唐是基督会，他在南洋路的时候，倪柝声还公开介绍过他。他写过《工人与教会》，他所得的帮助，很明显就是基督会的，是圣灵在美国做的工作。基督会和基督徒会，叫我们想起非拉铁非的教会来。他们确没有弃绝主的名，因为他们真的要回到起初，他们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而已，他们真是弟兄彼此相爱，他们真的是分别出来了。但是现在却有一个最大的危险，你如果坚持没有宗派，有一天可能会变成无宗派的宗派；说没有篱笆，最后有一天你把篱笆也筑起来了。

起初他们走的也许是非拉铁非的路，但等到他们分开的时候，那光景很明显就变成老底嘉的光景。我们不是用批评的眼光来看这件事，而是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讯。